

出发的天气总是这么好,碧霄万里,惠风和畅。这应该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,哦,不知道算不算旅行,其实,最初的心仪地方是阿尔山,由于有点远最后选择了银川,走的时候只是知道要去这个城市,至于去玩什么,3个人谁也没想过,边走边看了。经过9个多小时的飞驰,我们在出发的当晚到达了银川,开启了银川3日游。

银川是一座既干净又安静的城市,也是个奇怪的城市,车不多,马路却很宽,双向8车道,单行道很多,看着很宽的3车道也设成单行,它可能最不像西北的西北城市。这里地处黄河平原,绵延220公里的贺兰山挡住了飞沙和西伯利亚冷空气,黄河从市境穿过,并有多条支流引进成网,造就了银川所处地域的宜人气候和美丽富饶,来了才知道宁夏有着“塞上江南”之称。

你心中有没有一个关于江湖的梦,一个刀光剑影、独步江湖、快意恩仇的梦。你有没有听过关于在历史上仅存了190年的西夏王朝的故事,一朝显赫,一朝倾覆,却无多少史载。请让我用一篇文章的功夫为你分享我眼中的银川,它不仅承载着历史风霜雨雪,还承载了电影爱好者的梦想。



鎏金铜牛

# 遇见塞外江南——银川

## 西部影城 穿越千年

镇北堡西部影城是此行的第一站,说到镇北堡如果没人知道的话,那么《大话西游》中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的场景,应该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。一进大门,穿过一个长长的长廊,悬挂着电影海报和演员的生活照,这才知道有很多电影、电视剧在此拍摄。一个被无数经典影视剧眷顾的神奇地方,它是在原始古堡上雕砌而成,却有着多元文化的碰撞和融合,赋予了其黄土建筑上人性与文化的辉煌。

它原是为预防外族入侵的驻军要塞,被分为南堡和北堡,不过随着朝代的更迭,这里也不再是军事驻地了,慢慢成了荒地,直到作家张贤亮对此地的发掘和推荐,这里才慢慢恢复了生机,甚至成了一个影视城,为影视剧提供拍摄取景地。镇北堡西部影城以其古朴、原始、粗犷、荒凉、民间化为特色,由明城、清城、老银川一条街等多处影视拍摄景观组成。

穿过长廊,再拐过一个小桥,便是“明城”,一面短墙上书“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”。

明城位于镇北堡西部影城西南端(清城南侧),建于明弘治年间(公元1500年),上世纪80年代初张贤亮重新执笔后把它写进小说《绿化树》,称为“镇南堡”,同时又积极向电影界推介,古代兵营废墟才有了繁华的今天。

一路走进明城,这里粗犷质朴的自然风景和景点瞬间“吸睛”,都说人有追求原始和根的本能,来到这里我才更加相信了,这里的一个小土墙、一把木椅都是沉甸甸的古朴,不是都市追求的轻便,而是生活的沉着和稳重,更值得细嚼慢咽。

明城是影视城的主拍摄场景,各种风格的仿古建筑和小街道,有住家的茅草屋,牛棚和马棚,还有各式的酒肆、油坊、店铺。继续前行有段是文革时期的建筑,公社食堂、毛氏语录粉刷在墙面上。著名的电影《牧马人》在此拍摄的婚房戏,内部仍是当时拍摄电影时的摆设。此外还有《新龙门客栈》的酒楼、《黄河谣》中的“铁匠营”、《汗血宝马》里的义马场,以及《红高粱》中的月亮门、酿酒作坊、九儿(巩俐饰)居室和出嫁时乘坐的轿子、盛酒的大缸碗具等,通过记忆中的电影场景把自己代入画面中又是一番别样的感觉。

清城,位于镇北堡西部影城北端(景区正门口),建于清乾隆五年(公元1740年),是明城被地震摧毁后奉乾隆旨意夯筑的另一个兵营,故名“清城”。两座兵营相近,可见贺兰山东麓的军事价值。清城内部以各种民间、民俗工艺表演为主,有瓮城、幸运之门、神秘山洞、百花堂、影视一条街、古堡龟卦、都督府、牛魔王宫、观音阁、展厅、盘丝洞等。清城堡的第二道城门,被称为“幸运之门”。之所以被称为“幸运之门”,因位于贺兰山中段,有卧龙怀珠之势。在该座城门拍摄取景的《朱元璋》《飞天》《大话西游》等都大获成功,所以中国影视界就把这座城门叫做“幸运之门”。

还有许多似曾相识的景点,可能因为大多是在电影中见过,穿着粗布麻衣,在路边的茶馆、面摊或是酒馆,和挚爱好友喝上一壶酒,看着这黄土漫漫,虽然无边无际但也乐得逍遥自在。



镇北堡西部影城“明城”入口



骆驼队



《新龙门客栈》拍摄地

## 大夏寻踪 文明之花

到达银川的第二天,有雨,因此行程安排在了市内,那博物馆就是不可错过了。每一个省份的博物馆自然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化气息,在宁夏博物馆感受到的就是西夏文化。

时光流转回1000多年前,在青藏高原东部的广阔天地之中,有一群党项人放牧为生,然而西边吐蕃崛起双方不断争斗,他们选择接受唐王朝的庇护向东迁徙。唐朝末年,该部首领因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受封夏国公,赐姓李,在乱世之中割据一方。公元1038年,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立国,定都兴庆府(今银川市),国号“大夏”,史称“西夏”,从此与宋、辽(金)对峙鼎立,共历十主,历时189年。

这是一个神秘的、长期被人忽视的王朝——西夏。它与宋、辽(金)共同开创了中国第二个三国时代,却被官修正史所忽略;它的所有遗产都饱经摧残——无数次风雨,无数

次战争、无数次盗掘,能保存至今实属万幸。

让我感兴趣的是博物馆大量的馆藏篇幅,介绍了西夏的语言文字以及人文历史。为了推广西夏文字,西夏还公开发行了夏汉双语词典《番汉合时掌中珠》,它是今天研究西夏史的一把钥匙。西夏文在创制后的较短时间内便在全国通行文书、律令、史籍、碑刻、佛经等,都大量采用西夏文。如若说戎马与战争是西夏立国的土壤与基石,斗争、学习与再创造更让其深深扎根,积蓄养分,独特的西夏文化就如同荒漠上开出的花朵,格外珍稀、格外绚烂。即便创造了绚烂的文化,西夏最终仍在战争中消亡,在其存在的189年时间中,有142年都发生过战争。

蒙古帝国想要的不是依附而是彻彻底底的征服。公元1226年,成吉思汗出征西夏,以其赫赫威名逼降了黑水城,之后蒙夏

双方于冻结的黄河决战,不仅战争过程极为惨烈,成吉思汗本人亦在征讨西夏的过程中病逝。蒙古得胜之后,西夏宗室或遭屠戮、或流散四方,西夏帝陵遭到严重损毁,众多西夏文书化为灰烬。在元代编修前代史书时,有辽史、金史、宋史,唯独没有西夏史。

西夏,因战而兴、因战而亡,也许是为了平息此地多年战乱,也许是为了释怀鲜血与仇恨,元朝取“夏地安宁”之意,设“宁夏路”,始有“宁夏”之名。但西夏的影响依然在继续,在宁夏、甘肃、陕西、青海,还有100余处城池遗址留存至今,诉说着一个王朝的兴衰命运。诚然,中国正史之中没有西夏史,中国56个民族之中没有党项族,而作为真实存在过的民族政权,西夏的后裔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,与我们共休戚、共荣辱。

旅行的魅力在于永远未知的远方,3天的行程很快结束了,离开银川,一路驱车返程,沿途的风景像是在邀请我们卸下心防,然西夏作为以藏传佛教为国教的国家,现在被伊斯兰教所取代,佛教寺庙减少,随处可见的是清真寺。这个漫长的变化过程,又是怎样的?党项拓跋和鲜卑拓跋是否为同一民族的问题萦绕在我的脑海里,看着眼前动漫场景一样的蓝天白云,一路驰骋在笔直的公路上。

文/图 辛雅君

